

旬阳市蜀河古镇，不仅文化古，建筑古，民风古，民俗古，就连儿童游戏也古，古到土气。

从前的古镇，没有儿童汽车，没有儿童自行车，没有遥控小跑车，没有遥控小飞机，没有变形金刚，没有旱冰鞋，没有林林总总五花八门的儿童玩具，更没有儿童游乐场，那里的儿童玩什么？玩的土里土气的古老游戏，拨牛啊，打棍儿啊，丢核桃窝啊，玩得兴致勃勃，“乐不思蜀”，经常忘了回家吃饭。

拨“牛”

拨“牛”在童子游戏中算是一种大型游戏，是很费体力又费脑筋的。首先找来一个牛蹄壳当“牛”，而后在沙滩的平整坚硬处挖出几个碗口大小的窝，N人挖N—1个窝，多出一个人没有窝，算是“拨牛人”。拨牛人的任务是从老远的地方把这个牛蹄壳用棍子往“老窝”里拨。“老窝”有脸盆那般大小，在几个小窝的正中间。几个拨牛人严防死守地把拨牛人辛辛苦苦拨拢来的“牛”使劲地打出去，打到老远。迫使拨牛人再从老远的地方把“牛”拨回来，想方设法，瞅空子，突破重重拦截，把“牛”拨进老窝；一旦成功，在“牛”入老窝的瞬间，全体必须重新抢窝，谁没抢到，“无家可归”，谁就沦为新的拨牛人，新一轮游戏从头开始。抑或是，拨牛人把“牛”拨进了某个人的窝里，某人就被挤出，成了拨牛人，乖乖地出去拨“牛”。又或是，中途有新人加入，按规矩，新人需从基层做起；拨牛；原拨牛人就有幸新开一个窝，升格为守窝人。

“拨牛”的运动形式有点类似于如今的曲棍球。眼下，河滩上正有四个小学生在“拨牛”，其中有个叫小宝的较为老实，个头儿小，力弱，在“拨牛”岗位上一直翻不了身。尽管中途有新人加入，抬升他为守窝人，但皆短暂，未几下，依然沦为拨牛人。实在太累了，拨不动了，就要赖，把棍子往地上一甩，连声叫喊“不玩了！”此时，有巧，另一处几个娃在玩游戏“打棍儿”，将梭状的棍儿打了过来，恰好落在小宝的头上，他捂住头哎哟一声，就骂那边的“鬼崽子”。大家看他那副可怜样儿，生怜悯之心，就依他，散伙。

丢窝

这时，旁边有个看热闹的人提篮叫卖核桃的娃，乘机赶紧促销，“买核桃，买核桃，丢核桃窝吧！”四个同学中领头的石头瞅了瞅卖核桃的娃，稍做迟疑，丢了棍子说“走，丢核桃窝去！”大家便一窝蜂跑到沙滩的斜坡处，三下五除二地挖出了三个窝，上一二，形成“品”字形；在“品”之下，用湿沙拢起一道弯弯的埂，形成一道挡墙，丢窝的基建工程就完工了。四人便向卖核桃的娃各买了5个核桃，凑在一起20个。然后“剪刀石头布”，决出丢窝的先后顺序。按序开始捧起这把核桃，立在下方一米线外，向上的三个窝用力撤去，核桃就分散滚进三个窝里。跟着就拥到窝边去清数，哪个窝里是单数，就被丢窝人吃掉；若是双数，每双贴一个，比如某窝滚进了10个，就得贴进去5个……

丢窝过程中也陆续有新人加入，核桃越积越多，以至双手捧不下，就卸下头上帽子或是向看热闹的人借顶草帽盛着核桃……如此一轮接着一轮，每投一次，心就随那几十上百核桃一齐飞向那三个窝，直到清点完毕，飘飞的心才安然地回归，带回开心，或是带回闹心。最后的赢家会赢回许多核桃，但又无法全数带回，只得请大家分享胜利成果，倒也

往事弄不如烟

古镇童子乐

□ 赵云中



乐在其中。

这场核桃窝丢下来，提篮的几个娃卖光了核桃，蹦着跳着回了家。

“打棍儿”与“拍糖”

打棍儿，参与人数少至两人，多可六人。道具是一截短棍儿，五六寸长，两头尖尖，梭形；另有一根长短粗细有如竹笛那般模样的实木棒，作为击打棒。然后在沙滩的板结地面上画出一个直径约两尺的圆圈，中间画出直径。

开局先后排序，按击打棍儿的远近决定。参与者轮流站进圆的直径上，用力把棍儿打出去；然后，从落点开始，用“竹笛”翻着回头往回量，量到圆圈边为止，把各人的距离都记下，然后按一三、二四分为两组。组内谁先守垒，谁先攻垒，由两人协商决定。开始，守垒人站进圆圈的直径上，并尽全力把棍儿打出去，打得越远越好。攻垒的，就跑去老远的地方拾起棍儿来，向圆圈里面投。投进了，守垒人就被替换出来，变作攻垒人；如果投不进，守垒人就接着去击打落地的棍儿，打尖头，棍儿会飞起来，趁它飞在空中的一瞬，瞄准它的腰猛打一棒，叫它飞往老远，越远越好。如此一棒一棒地打，越打越远。攻垒人便频频地去捡，往回投……来回反复，直至投进圈里，才能换岗，新一轮游戏从头开始。

这回，第一组二子、喜子二人，互有输赢，算个平手。第二组石头、小宝二人，最后输掉的是倒霉小宝。他要赢对赢家石头有所表示，其中一项是请石头去拍糖。拍糖是一种“棒棒糖”，红薯糖或是苞谷糖做成的，三四寸长，拇指粗细，缠有白芝麻，又叫“芝麻棒棒糖”。

夜里，小街边有许多小摊，一个叉架支一个木质条盘，上面码着一摆芝麻棒棒糖。盘边点着电灯，像霓虹灯一样，很亮。买糖的人和“拍糖”的半大小孩儿比肩接踵。拍糖的方式是把三根棒棒糖以三角状立体交叉支着，然后一掌拍下去，棒棒糖瞬间断成数截，有单有双。单数，拍糖人全得；双数，拍糖人每双赔一。这次赔，由小宝全数承担，算是对石头的奖赏。

这个夜间游戏是一天中的最后一个游戏，到此算是圆满结束了。接下来就进入梦乡，在梦里继续疯玩。

世相漫笔

秋风秋雨韵秋色

□ 毛雅莉

安康的秋天，是一个芬芳、多彩的季节，更是一个成熟、收获的季节。安康的初秋，风吹拂，雨润泽，秋就来了。秋风是种画笔，秋雨是个十二色水彩，一吹一淋，初秋多姿多态呈现了，美丽的山城安康，在初秋中更加靓丽动人。

“秋风吹不尽，总是玉关情。”“夜来秋雨后，秋气飒然新。”而安康的秋色尽在“树树皆秋色，山山唯落晖。”“秋风轻轻飘过，留下一堆故事。秋，以盛大的人场券轻易地打开了我的诗笺。

秋风拂过门前的小路，菊花的淡香弥漫在空气中，我醉了。秋风拂过田野的金浪，一股土地的、稻香的、桂香的、果香的气息，一起扑面而来，最打眼的是玉米，又一次把金黄的棒子挂在了枝头。秋风拂过小河，泛着一阵阵微波，心也泛着一波波，在鸟鸣中才平静安详下来。

当秋风轻拂树叶时，片片落叶在飞舞着，像飘逸的丝绸跳出了属于秋天的优美舞姿，纷纷扬扬落入母亲的土壤。更像一个高考的孩子，即将远离母亲，步入大学的殿堂，去遥远的新世界。秋，让我心中充满了敬畏和感慨，感受到了生命的力量和美妙。我拾起一枚彤红的秋叶，当成岁月的书签，夹在一本诗集里，让它的清芳与文字一起留在我的心中，成为永恒。

安康今年的秋雨，是一位多情的少女，婉转缠绵，久久不愿离开她的偶像安康，总把相思的泪水，晶莹地抛洒；又像一篇优美的散文，每一滴雨，都是一个词，一个句子，一个篇章，把它们串联起来，就是一篇优美的散文，讲述着成熟的果实和丰收的希望。

秋雨，是美的化身，是爱的使者，是水的舞者，踏着轻盈的舞步，尽情舞蹈。以无私奉献给甘露，给万物乳汁，孕育丰收的希望。秋

乡土风情

老屋

□ 邹婷

小时候，常常将老家和老屋等同一物，长大后，才懂得老家是故乡，老屋是祖宅……记得离老家的老屋不远的山上，有两孔洞穴，加上四周的灌木毛竹，很像一只狮子，据老辈人讲，祖上老了人，都要放进洞中，一方面守望着难以割舍的家园，一方面企盼后辈儿孙光宗耀祖。

每次回老家，我都要虔诚地向洞穴行注目礼，然后蹒跚着走过长长的水泥小路，摇晃着笨拙的身躯踩一截松软的田埂，再貌似优雅地迈过爬满青藤的篱笆，经过泥土铺平的院坝，上一级台阶，算是真正进了老屋。在上世纪80年代，两层四间的土墙房，虽比不上四合天井，也算高高大大，气度不凡。前面盖着梳子齿般的泥瓦，后面盖的浅灰色石板，就像孩童刚剃过的头发，有棱有角，古朴稚拙。

老屋的庄基地是祖辈人精心挑选的，透过碧绿的稻田放眼望去，一条美丽的小河若隐若现，阳光下泛着翡翠似的鲜活的光彩。屋后脐带似的堰渠，是几百亩稻禾的命根子。前有月亮，后有莲花。月照莲花观自在，水绕老宅听瓦风。老一辈人说过日子就是要服水土，扯地气，敬山，依山傍水，冬暖夏凉。

童年的闲暇时光，我喜欢在房前后转悠，闻五谷飘香，看瓜果溢彩，册页似的瓦片，如同古典女子翻卷着的秀发，层层叠叠斜倚着向屋脊飘散，似乎在流动，却又在静守。黄昏，炊烟从瓦缝中漫漫飘出，时而聚集成辨，时而散开成网，风儿呵口气，就成了一缕捉摸不透的情绪，隐于家谱的智囊中。下雨，屋顶露出鲤鱼背，欲游未游，似动非动，泥瓦都成了鱼鳞，在闪电中发出幽幽的紫光。落雪，老屋裹着素皮大衣，名贵大气，华丽雍容。檐下挂着晶莹的冰凌，如柱，如椎，如剑，让我想起

寻味美食

无法割舍的香味

□ 宁眸

能在舌尖上往复的，都是一个人专属的食物记忆。

离开故乡旬阳多年，我对一些旬阳乡间特有的食物始终难以割舍。那些在外地人看来稀奇古怪的食物，一次次出现在我记忆的饭桌上。

浆水菜是旬阳人厨房里不能少的调味品。旬阳人用“三天不吃酸，走路蹭酸”，来比喻自己对浆水菜的喜爱。在旬阳乡下，甚至用家里的浆水坛子是不是常常更新，来判断女主人是否能干。浆水两掺面、浆水拌汤、浆水漏鱼儿、浆水豆腐汤、浆水饺子……这些用浆水菜调味的食物频繁出现在旬阳人的饭桌上，形成旬阳人特有的美食记忆。

这些美食里，要数浆水两掺面出镜的频率最高。用豆类和小麦搭配后磨成的面粉，做成手擀面，旬阳人叫它两掺面。这种面用浆水菜调味，深受家乡人喜爱。为了做手擀面，旬阳人的厨房里几乎都有一块大案板，和一个大浆水坛子。把新鲜的萝卜缨、韭菜、小白菜等洗净，在开水里稍微焯过，捞出后放进土陶坛子里，加点浆水引子，淋上面汤，夏天放一个晚上就有浆水菜吃了。切好的浆水菜加上葱姜蒜在锅里炒香，加点浆水汁煮开后调入煮好的两掺面中，浆水的酸爽和两

雨更像一首诗，含情脉脉，情意绵长，给远方一缕相思，给岁月一抹霓裳，不知惊艳了多少时光。如泼墨敲响了丰收的乐章，万亩粮田，稻谷飘香。秋雨也是乡愁，淋湿了我的惆怅。

秋雨过后，万物一新，一层层田野，一片片青山绿水，一缕缕阳光，一朵朵菊花，它们都会告诉我们，秋天是生命的延续，更是生命的赞歌。

雨停了，就有彩虹飞舞，红的、黄的叶子，像一只怀旧的小鸟，那时，蝉声拂去了秋雨，也拂去了痛苦的回忆，用最后嘶哑的鸣叫撑起了秋高气爽。

秋夜的深处，传来一声声虫鸣。听蟋蟀像一个小小的音乐家挥动着琴弦，奏出一阵悠扬的旋律。蝈蝈儿如同激昂的交响乐，用高亢的音符将夜空的宁静打破。这一声声的虫鸣，为这个秋天增加了韵味。

张爱玲说过：“雨，像银灰色黏濡的蛛丝，织成一片轻柔的网，网住了整个秋的世界。”

秋中的安康，烟雨诗画。汉江之畔，金州之边，碧水濯濯，岸芷芦兰，如诗如画，如梦似幻。

清晨，我踏着细雨蒙蒙，拜访汉江，微风阵阵，江雾升腾，烟波浩渺。远处的楼房，远山都笼罩在白雾之中，宛若海市蜃楼，如临仙境。往日的汉江，似江南女子，娴静，温婉，静静流淌，与周边的亭台楼阁，花草树木形成了江南水乡的美景。连日来的雨让汉江变成了横排，河水上涨，一改往日温情，如豪情万丈的汉子，一路奔流向东去。安康山城泰然自若，两岸的一草一木，经过江水的洗礼，依然百折不摧，生生不息。望着气势如虹的江水，一瞬间，心里也是激情澎湃，豁然开朗。

安澜楼下，清静如许，三三两两的行人

皆沉醉在这汉江的秋韵中。秋风徐来，偶有三两只鸟儿叽叽喳喳，路边的柳树枝随风摇曳起来，这时的风，早已失去了夏日热浪般的浓情，带来了阵阵清爽和温馨。雨水打湿了枫树的叶子，一颗颗晶莹的水珠镶嵌在红叶上，如钻石般，灵动且剔透。雨依旧缠绵，浙浙沥沥打破了积水滩的褶皱，雨滴在水面上跳起圆舞曲。雨滴落在石桌上，声音清脆如碧玉。登顶安澜楼，观汉江美景，听风雨小憩，宁静悠然。雨水洗涤后，一江两岸更加壮美秀丽，些许清新，些许朦胧，愈发儒雅、愈发厚重。四座桥贯通城市南与北，文化与历史的交融，尽显一座城市的抱负，每一个从桥上走过的人，都会记住安康这座宜居之城。

秋雨中的汉江，四周都是湿润的气息，夹杂着青草和泥土的清新扑面而来，细看江面还有水草和野鸭在游荡，闲情的人撑伞在上河街或江边漫步，随意把所有的悠闲与淡泊都缝进了汉江里。江城如画里，山晓望晴空。雨水夹明镜，双桥落彩虹。明净秀丽，沉醉开阔的景象，大诗人李白早在千年前就为秋景所定格。

雨，还浙浙沥沥地落下，潇潇洒洒地落入汉江，在江面留下无数的涟漪。那滴滴答答的声音就像玉珠落入银盘中，悦耳动听。雨水洗拂着城市，滋润着心灵，为大山，为土地，为万物送去生命之水。

秋风秋雨韵秋色，仿佛一幅幅画卷缓缓展开。金黄的稻田，白色的棉花，红色的高粱以及成熟的瓜果，都在诉说着秋天的故事，让人感受到生命的力量和岁月的沉淀，感受到秋色沉积，岁月如诗，情意浓浓，缀满枝头。

夜来秋雨后，秋气飒然新。这绵延的雨季，是秋天多愁善感的写意，也是秋天给予我们最深情的告白。

内涵却丰富，可以舀出别致的农家菜谱。墙角挂着不同风格的农具，如古战场上的十八般兵器，借门缝亮度闪着寒光。阳光灿烂的日子，瓦隙板缝中射出一根根光柱，像舞台上的追光灯，室内所有的人包括鸡鸣猫狗都来亮相，定格成一帧朴素的剪影。童年常到庭院的伙伴家串门，房间一片灿烂，玻璃瓦不亚于夜明珠朗照，虽然落了灰尘，洒下来闪闪烁烁的光斑；是那么璀璨，那样夺目，在幼小心灵留下过亮丽的记忆，极大满足了一颗童心的渴求。

如今再回望，老屋有点斑驳，有点瘦弱，有点矮小。翻盖一次，就要丢弃一些破碎的记忆，又仿佛有一只时光的巨手，把凝重和多味的篇章，从我脑海里一页一页地往前翻动，带着风声、鼙声、瓦砾声、呢喃声以弥补空缺。石板泥瓦房日渐稀少，老屋的记忆，与童年、少年和青春一样，越来越远，越来越难以舍弃。站在记忆悠远的隧道口回望，这充满怀旧色彩和乡土气息的平民住宅，一如年代的人和事，永远暖暖地留在旧相册中，不时让我想起，自己的根在何方。

老屋的墙是泥土筑的，瓦是泥土烧的，人们走的每一步都踏实在泥土之上。因此，对老家的思念就叫乡愁，对老屋的眷顾就叫乡情，对生养之地的怀想就叫乡土。乡土是人类一切深情的母体。乡土，早已是一种水乳和血肉的关系，如一如浓茶，一罐老酒，舍不得一口饮尽，唯恐难再。乡土是一种肥沃，乡土是一种富饶，乡土是一种无法排解的心疼。老屋是什么？老屋是老人的屋，是远离乡土之人解不开的 knot，是从墙基里抽芽跑到邻家生活的一截竹鞭，是走进故纸堆里又被人挖掘整理出来的乡土教材……

我母亲还会做葫芦叶鸡蛋饺子，将新鲜嫩葫芦叶子洗净切碎，加上炒熟的鸡蛋和熟芝麻做馅，包成饺子，配上浆水菜做的汤汁，那味道至今回味无穷。

离开旬阳这些年来，一些旬阳才有的食物反复地将我拽进回忆。渐渐地发现，一个人，无论走得再远，无论吃过多少种异乡的美食，故乡食物的味道永远牢牢地占据着味蕾。

就是把绿豆放在锅里煮开花了，再撒上面粉做的小疙瘩，吃起来特别劲道。麦仁粥就是把新鲜的麦子放在磨盘上，轻轻地磨过，去掉皮，放在锅里大火烧开，再加上玉米小渣子，小火慢熬成麦仁粥，特别管饱又开胃。

母亲还会做葫芦叶鸡蛋饺子，将新鲜嫩葫芦叶子洗净切碎，加上炒熟的鸡蛋和熟芝麻做馅，包成饺子，配上浆水菜做的汤汁，那味道至今回味无穷。

“豆憨子”其实就是把老南瓜、绿豆和新鲜的玉米放在一起，用柴火熬成粥。绿豆粉糯的豆香和南瓜、玉米的香甜相互融合，香甜适中，吃上几碗非常解暑。苞谷粥就是选取玉米粉碎后的头道玉米大渣，经过柴火灶，慢慢熬上一两个小时，粥香四溢，再配上农家浆水菜，吃上几碗，给个神仙也不做。绿豆拌汤



人在旅途

赏秋

□ 任雪皎

往年，最高兴的赏心乐事莫过于庭前赏秋了。秋高气爽，满庭菊花盛开的时节，便端出两三个果品，几块甜点，一壶清茶置于案前，约父母、亲朋围坐一起赏品茶点。翠绿的茶叶在沸水的冲泡下慢慢舒展开卷曲的叶片，似复苏的生命舒展露出会心的笑颜，每一片茶叶都以一种整齐的、傲然于立的姿态集束式地上下沉浮，慢慢沉入杯底，释放出醉人的芳香。巧启朱唇，吹开茶汤上漂浮的绿蚊，轻呷一口，温热微苦的茶水滑进喉咙，不消几秒，清甜的回甘便一股股涌上舌根，在杯盏唇齿间游走，清香四溢，袅袅不绝。长辈边饮茶边说出一些茶叶的典故与汉水茶道的故事，讲者绘声绘色，听者兴致勃勃，品茗、听故事、嗅花香，便成了有趣风雅之事。

赏花重在赏情，赏花匠匠的辛勤付出之情，总会由衷地赞美几句。庭院中所有的鲜花皆为妈妈亲手栽植，我总戏称她为“半日花匠”，因为她每天总有半日时间是在院里打理她的这些“花宝贝”，而我这个“真宝贝”倒是退而求其次的了，可我不多妈妈心，因为我在妈妈心中就是一朵花儿。

菊花开得好热闹，黄的、白的、粉的……人目则美，人鼻则香，入耳则雅，入口则甘，入心则欢。它色泽艳丽，花蕊饱满，朵朵都有手掌大小，花瓣成细长喷射状非常漂亮；它颜色品种繁多，但不冶艳、不浮夸、不张扬，清新淡雅，超凡脱俗，古有“人淡如菊”之说，确是入情入理。我素喜菊花“宁可枝头抱香死，何曾吹落百花中”的铮铮铁骨；独爱其“不是花中偏爱菊，此花开后更无花”的坚忍决绝；也赞其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怡然自得；更爱其“羞与春花艳冶同，殷勤培溉待西风。不须牵引渊明此，随分篱边要几丛”的个性风骨。秋季本为万物凋零的季节，而菊花却在这萧瑟清冷的时节绽放，为天地带来一抹亮色，虽不似牡丹富丽堂皇，也不似兰花稀有名贵，但作为傲霜之花它的魅力在于皮相，更在骨气。

对菊花的喜爱，在座亲朋便也少不得附庸风雅，折一枝菊花把玩观赏，吟几句菊花诗，品一杯菊花茶，吃一口菊花糕，连几句菊花对，哼几句菊花歌，拍手附和，其乐融融，此情此景怡心怡景怡性，令人流连忘返。

今年，最好的赏菊季节却恰逢连绵阴雨少了兴